

至誠山人叢書

中庸鄭注講疏

李恭署

至誠山人待刊書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一月初版

校定等韻三書

中國聲韻學

古韻學

文章學綱要

心經講義

說文部首講疏

孝經鄭注講疏

至誠山人稿

顧氏得姓考

中對穆天子傳西征全解
英照

中華民國文化史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實售大洋肆角

著作人 顧 悅 生

出版部 中央政治學校

發行所 至誠書店

代售處 中央政治學校

首都女子法政講習所

至誠山人所著書

顧惕生現以字行原名實一名寔著

東南大學叢書
中國文字學

顧實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精辯六書，空前傑作。
定價一元二角。

東南大學叢書
漢書藝文志講疏

顧實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疏明古籍來源，最便初學。
定價八角。

東南大學叢書
中國文學史大綱

顧實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述文學變遷在情，足以鼓動民族。
定價一元二角。

莊子天下篇講疏

顧實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疏證明確，有功周季學術。
定價五角。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

顧實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證明上古民族偉大，為國史無上光榮。
定價一元五角。

重考古今僞書考

顧實著
大東書局出版

并列原書，讀者一舉兩得。
定價六角。

圖書館指南

顧實著
醫學書局出版

最早圖書館學之書，參考有益。
定價八角。

詩法捷要

顧實著
醫學書局出版

詩法度盡金針，初學寶之。
定價八角。

楊朱哲學

顧實著
東方醫書局出版

顯真闡僞，掃蕩積穢。有功世道人心。
定價一元。

墨子辯經講疏

顧惕生著
至誠書店出版

證明墨經為周季學術公。
定價兩元五角。

顧惕生著
證明古大學校教化，集

自序

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非卽中庸一書也。今存中庸一書，乃儒家子思子之一篇，而收入小戴禮記者也。然隋書經籍志有宋戴顥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則中庸之有單行本，自江左始矣。宋仁宗天聖五年，復以中庸篇賜新第進士王堯臣等，爾後趙氏諸主，沿爲故事。朱子表章四書，歷元明清三朝，而中庸遂爲八股干祿之第二書。然中庸一書，固自爲繼天立極之大哲學書。其有永久存在之價值，不能沒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原以追頌其聖祖孔子教化之功德，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迄今孔子爲三千年之教主，長使中國民族性不滅，五洲咸知向慕，豈非子思作此書，早已預言於三千年之前哉。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實形上形下之關鍵，亦卽徹

上徹下之工夫。司馬遷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嚴復曰：『本隱以之顯者，外籀Deduction之術也。推見至隱者，內籀Induction之術也。是故，自誠明謂之性者，用演繹法而立論者也。自明誠謂之教者，由歸納法而立論者也。中庸一書，主尊德性而道學問，不似大學一書，主道學問，純用歸納式之方法。故讀中庸者，亦當觀其用演繹式之本隱以之顯，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實全書之冒頭也。爾後發揮中庸二字之義諦，原本周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則是中庸者，中和祗庸孝友之略語也。故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明周之盛事，自周衰失政以來，民鮮有能及之者矣。然而天生孔子，費而隱，中立而不倚。肫肫其仁，脩道之謂教。以忠恕違道不遠，素位而行，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於是子思頌之

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祖述者何？術也。憲章者何？法也。術運用之於一心，以偶象端。而其要者曰誠，故曰誠之爲貴，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法編著之於圖籍，布在方策。而其要者曰禮，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亦可觀孔子教化精神之大略矣。然而其記述之文字，悉出於本隱以之顯之方式，全書之殿末，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復返本於隱矣。

夫惟中庸用隱以之顯之成法，故易與中庸之文義，多有同者，易上經首乾坤爲天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中庸則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致中和，天地位焉。易下經首咸恆爲夫婦，中庸則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易言與時偕行，中庸則言時中。易言閑邪存誠，中庸則言誠之爲貴。易言自強不息，中庸則言至誠無息。易言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中庸則言中立而不倚，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則言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易言容民畜衆，中庸則言其默足以容。易言學以聚之，

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則言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易言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中庸則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易言神道設教，人謀鬼謀，與鬼神合其吉凶；中庸則言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質諸鬼神而無疑。是亦足徵子思孫述其祖，家學淵源矣。抑且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一演繹，一歸納，法本相通，故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而鄭注以春秋當之，未爲非也。雖然，今欲發揚孔子之教澤，令學子讀中庸一書，尚有二事當知者。

其一曰歷史之恐慌 儒教雖不若回教穆氏所唱刀影劍光之下，即是天國，然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恰合中和之義。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何以中節？則有吉禮所以飾喜者也。軍禮所以飾怒者也。凶禮所以飾哀者也。嘉禮所以飾樂者也。自梁武帝講老子中庸，而餓死臺城。趙宋諸主喜大學中庸，而以庸弱亡

中國。程朱諸儒喜以禪學，徧說四書。於是中國遂以偃兵而造兵。有佛氏之隨喜，而無古人之武怒。有莊生之哀心，而無孔子之樂天。若此而不糾正，中國將永淪於萬劫不復矣。故余取鄭注而爲之疏，庶幾見尼山之真面，導學子於正軌乎？

其二曰時代之處置。子思家學淵源，中庸既多衍易義，古今說易之書，汗牛充棟。然孔子十翼，顛撲不破，說卦一篇，歷述六十四卦先後之次，則知社會政府所由發生之序，恰符於民約建國說，而無可疑義。中庸之君子費而隱，貞下起元，不甚近於民約乎？但時未成熟，君主猶存，今民國廢君主，則凡讀羣經以深受孔子之教澤者，正宜用政教分離之成法，凡道德之教化，深受而無不宜。惟關於古政君主之部分，正宜處以歷史之批評，明不可復施於今，庶乎讀經者永弭復辟之思乎？

明此二者，則不僅中庸可讀，羣經皆可讀矣。宋儒用禪學法，以讀儒書。最喜演繹式之本隱以之顯，而不快於歸納式之推見至隱。故獨於歸納式之大學

一書，竄改割裂，不可爲訓。惟於演繹式之中庸一書，無有竄改。然分章多寡，亦復不一。余謂離經辨志，法得自由。書之分篇，詩之分章，姬漢參差，毛鄭異同。則於中庸一書之分章，亦何不可自由乎？故余書分十六章，且各標二字，取易解記。爲便講習之用，不背聖教之旨云爾。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夏歷中秋日武進顧惕生自識於南京至誠山廬

中庸鄭注講疏總目

自序

脩道

第一章

時行

三章

執中

四章

造端

五章

忠恕

六章

微顯

七章

大孝

八章

爲政

九章

九經

十章

誠身

十一章 贊化

十二章 配天

十三章 明哲

十四章 徵信

十五章 祖述

十六章 潛昭

中庸鄭注疏講

後漢鄭玄注
民國顧惕生疏

第一章 倏道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鄭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傲之，是曰教。

謹案：大學一書，由外而內，以人物爲始基者也。中庸一書，由內而外，以性心爲始基者也。故大學以明德親民至善三元素 Principles 而成立，中庸以性道教三元素 Principles 而成立。大學宜屬政治哲學 Political Philosophy。中庸則宜屬教化哲學 Education or Religion Philosophy 者也。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然子思剖解聖祖之德，一曰天命之謂性，明孔子受命自天也。二曰率性之謂道，明孔子奉天承運也。三曰脩道之謂教，明孔子垂教萬世也。何

謂命？古命令二字通用。金文尤命从今从口，今合通用字，口節通用字，若合符節，故天命者多此例。

，天人默契之意也。今人則謂負有上天之使命矣。何謂性？生性通用字，性卽生之後起增文。

是先由唯生主義，而後加以唯心主義也。何謂道？首道通用字。道卽首之後起增文。是者行也。

元首非股肱不行。是先由唯首主義，而後加以唯行主義也。何謂教？學教皆爻之孳乳字。伏羲首畫卦垂教，「文武之道同伏羲。」

荀子成相篇

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人更三

聖，世歷三古，而其垂教則同。惟政教二字俱從文，則又以明非有強力，不能推行也。故孔子告子路有君子之強也。且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是唐虞三代皆率性而行

也。淮南子曰：「孔子脩周公之篇籍。」要略篇是亦脩道之徵也。鄭注以木金火水土五行釋性，

是大雅蒸民詩之所謂物象也。荀子諷子思孟子造說五行，非十二子篇則門戶之見，當別論之。又鄭注引孝經說，乃孝經緯文。

附記 翟氏灝四書考異謂修道之謂教，其教字當作敬者，非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鄭注：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

謹案：道本率性而行，人不能須臾離其性命；卽不能須臾離道也。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

不亡，周德不作。周道不亡，春秋不作。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其性者，盡其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未嘗須臾離其陰陽，地未嘗須臾離其柔剛，人亦何可須臾離其仁義哉？若其可離，則不仁不義，亡國敗家，史不絕書，是豈道哉？故曰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鄭注：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脩，正是其不須臾離道。

謹案：戒慎者，戒備慎防也。恐懼者，惶恐憂懼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降命於人，莫見莫聞。故當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戒慎恐懼乎其須臾離道也。上天生人，畀之以性。人之性，莫不可以自強。積人而成國，故國之性，亦莫不可以自強也。惟人逐於耳目之欲，而莫知有不見不聞之大者。故人恆弱而國恆亡。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斯非不覩不聞者乎？而足以滅人國，亡其種，可不戒慎恐懼乎？是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承天之大命乎？鄭注引大學之小人閒居爲不善，小人者，君子之反也。禮記有仲尼閒居仲尼燕居兩篇，豈可與小人並論哉。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鄭注：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爲。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爲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爲之。

謹案：誠於中者形於外，生其心者害其政。孔子匹夫庶人也。而學不厭，誨不倦，德侔天地，名並日月。當世之王公大人莫及也。是孔子之隱微，而顯見於天下萬世。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禮器曰：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不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蓋天地之間，無物爲大，唯心爲大。心則不競，於人何尤。今之醉心物質文明者，豈知不誠無物乎？今日中國尙止半開化，果誰之罪乎？非國之人莫爲慎獨之行乎？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鄭注：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

謹案：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藏而未發也。是故中者藏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嗟夫！

古今來天下事之可喜可怒可哀可樂者，可勝言哉？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迨其發爲喜怒哀樂皆中節者，禮節所在，吉禮所以飾喜者也。軍禮所以飾怒者也。凶禮所以飾哀者也。嘉禮所以飾樂者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是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賴有心知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賴有身行也。今日中國之可喜可怒可哀可樂者，可勝言哉？國之人，其亦能知能行此中和乎？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鄭注：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

謹案：致中和者，盡心力而爲之也。天下雖亂，我心自安。昔堯遭洪水，天下大亂，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是堯之安行自若也。孔子生當春秋之世，天下大亂。然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故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其盡心力而爲之，所以致中和也。孝經疏載劉瓌張禹之言，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蓋仲中通用字。孔子母顏徵在，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爾雅釋地曰泥丘。尼泥通用字，泥者水土之和也。故尼得訓和也。以上參據
俞樾說然則孔子之中和主義，受自其母之